

非洲共同生活，人人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祇有那些仍在殖民地統治下的領土當然是例外。非洲也知道怎樣不念舊怨。在新興國家裏，土著人民與殖民者都在友好與各具尊嚴之情形下一起生活工作，就足以證明這一點。

九八.，現在各位看到的文件 A/L. 323 and Add.1-5 內的決議草案，即使不是全體從前是殖民地的國家至少也是其中大多數所提出來的。它是對殖民地政權較任何人了解更深而且也能依照實情估計這種政權的利害的那些人所表示的意見。一個人民統治另一個人民是違反基本人權和聯合國憲章的情形，本是所有人民都知道的一件事。不過從此以後殖民地主義受了正式的譴責，其繼續存在已被視為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種明顯的威脅。

九九. 所有人民都有自決的權利；任何政治、經濟或社會口實都不能剝奪這種權利。我們向各大國提出一個迫切的呼籲，請它們終止以武力或任何其他壓迫對待以和平方法要求獨立的那些尚未獨立的人民。我們決議草案的精神就在此。

一〇〇. 我們非洲知道自己的起源和力量，也知道自己在目前和將來的價值。所以非洲和它的姊妹大陸亞洲遇有提到其他各洲的時候，有時就像一個寬容的母親一樣，總是帶着慈愛的微笑。

一〇一. 所以非洲不能不理也不是不需要其他各洲。它比其他各洲恐怕更需要外來的協助才能開發潛伏的豐富資源。在今天這個互相依靠的世界中它不能自居與眾不同或者陷於孤立。它和以往一樣，對於凡能充實並為我們的共同傳統——文明——增光的一切事，無不願意提出貢獻並誠心接受。

一〇二. 現在已經到了整個非洲在這個主權國家的大家庭裏就其應有地位的時候了。它的用意純正，並且和以往一樣是值得人家對它寄以信心的。

一〇三. 我在結束發言時再要向各殖民國家呼籲，請它們撇開私利，與我們携手一致，以便我們行將舉行的這次歷史性表決的偉大性不致因有人表示絲毫異議而為之減色。

午後十時二十分散會

## 第九三二次會議

A/PV 932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 議程項目八十七

#### 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 獨立之宣言(續前)

一. Mr. SHANAHAN(紐西蘭)：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大部分的工作多半在於改善不能以成年成員的身份在所屬國際社會中充分負起責任的各處人民的情況。聯合國的這項工作不但在實用憲章中關於託管及非自治領土的各项條款，而且也表現在為履行聯合國宗旨即不分軒輊尊重所有人民的人權與自由，而採取的各種步驟。

二. 自由獨立的樹已經在憲章裏深深生根；我們在這次大會屆會中又看到這棵樹所結的最優美果實。在剛有十七個獨立未久的國家最近獲准加入的這個時

候，我們把注意力放在完成任務之前尚待行走的道路，是很自然的事。一個宣言草案的觀念在大會裏立刻得到這麼大的響應，原因無非在此。

三. 這種觀念的要義是相信個人的價值和全人類的尊嚴——這種信念不允許以種族、膚色或國籍為理由來區分人民，而且祇要有一個人民對另一人民行使任何方式霸權，這種觀念也不能算是充分實現。我國代表團可以毫無保留毫無條件熱誠贊助重申這項信念。紐西蘭人民與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同樣地切望看到一個完全由獨立國家組成的世界為人類共同的福利而工作沒有種族歧視的罪惡，也沒有任何方式的統治與壓迫。

四. 讓我立刻說明我國代表團並不認為這些罪惡是和“殖民主義”毫無分別的。祇為各國社會制度的一切缺陷找出一種口號來包羅一切，對於本組織的各種理想決無什麼用處。殖民主義制度之存在既經公開承認，視為只是一個領土發展的某一階段，就不應該

以這個名詞來肆意侮辱。各託管與非自治領土的情形就是如此，這些地方的人民經公認確在聯合國憲章中有關各章的範圍之內。

五．有一點值得重新一提，就是在管理託管和非自治領土上負最重大責任的那些國家都是本組織的創始會員國，而且都已自動自願負起憲章所樹立的各項義務。它們管理的成績表現於有許多新國家在此地派代表出席的事實，這些國家是由聯合王國、法蘭西和其他國家培養臻於獨立的。在這種過程中，聯合國的影響與道義力量有其特殊獨到的作用，不過這也是因為管理國家與其他獨立國家聯合起來草擬並遵守憲章的各項條款，才能實現。

六．大會所通過的任何宣言都要以這幾點為基礎。我們在為所有尚未得到充分自由的人民正式隆重表明我們的願望時，斷不能採用蘇聯和它的支持者所要求的辦法，忽略或輕視已有的誠實努力和大量的進展。我們必須對所有實際獨立或附屬地位都未經公開承認的人民表示關心。

七．最要緊的是大會不應只顧及已由聯合國適當機關予以處理的各託管及非自治領土。我們應該顧到其他方式的真正陰毒的殖民主義制度，其所以陰毒，是因為沒有人提出過終止這種制度的諾言，而且也沒有任何努力去糾正其種種罪惡也就是違抗憲章的各項義務而且明知人類因此如何受苦受辱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實際發生的罪惡。

八．我國代表團歡迎亞、非各國提出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草案[A/L.323 and Add.1-5]所採取的主動。不過這個提案必須視為是承繼憲章當初規定達成普遍獨立目標應走的途徑時所訂工作之延續。我們願意立刻同意凡在這條途徑上設置任何障礙都是違反憲章文字與精神的。

九．但是就是憲章本身也承認在這條途徑上走的每一個人與領土都應照本身的能力來規定一種速度。就是因為這個理由，關於託管和非自治領土的各項詳細規定中纔留有伸縮的餘地，允許使用適合每一個領土情況的辦法。這種有伸縮的辦法之所以有其必要，無非是因為立刻允許自治或獨立在多數情況下祇會有害於有關領土的真正利益。宣言草案提案國中有許多對於憲章第十一和第十二章的各項規定以及其實際適用的成果如何，都有直接的經驗。我們還沒有聽到任何人說在關係管理國家完全承認並且實施這些規

定時，它們有在任何方面不利於一個託管或非自治領土的情事，或會無理由地延誤其獨立。

一〇．紐西蘭自己也可以對託管制度的功效作一判斷。以對西薩摩亞使用託管制度為例來說西薩摩亞人民覺得能夠而且也可以獨立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確已因此而大為提前了。這不是說如果沒有一個託管協定，紐西蘭就會希望或可以拒絕獨立的要求，而是說大會和託管理事會所規定的標準和這兩個機關對於進度的仔細評估鼓勵了政治制度的成長，經濟與技術資源的發展和文官、教師及專家幹部的訓練。這種基本準備的存在是獨立能有實體或能夠穩定的先決條件。在西薩摩亞總理下星期前來此地請大會準備終止託管協定時，我相信我們不會聽到他說——有人在本屆會期間曾在這個講臺上說過這話——託管制度從未證明它在任何地方有什麼功用，所以應該取消。

一一．我再說一遍：我們是以憲章為基礎從事建設，而且其中的詳細條款也已證明其價值，因為它們已為許多託管和非自治領土獲得獨立，其速度較許多人當初認為可能的速度要高得多。假使我們要想對這個新宣言的價值與宗旨作一種忠實的估計，我們就必須記住這個事實。這樣的一個宣言必然祇論一般原則，不能以一種由經驗得來的法則，供作解決餘下來的殖民地問題的自動方法；因為正如憲章所承認，每一問題都受本身特有情況的限制。唯一的考驗不外是究竟什麼方法對於命運所關的所有人民最為有利。

一二．我國代表團就是依照這種看法來研究亞、非各國向我們提出的這個宣言草案。這裏所考慮的並不是一個條約的約文，其中每項規定都要由有意簽署的國家慎重予以研究——事實上我們也感覺這樣的一個約文決不會比憲章內屢經試用有效的各項條款更好。宣言目的無寧在於指出並反映在全世界到處都可適用的理想與原則。

一三．像現在四十二國聯合提出的這樣一個宣言[A/L.323 and Add.1-5]如果正式說明儘可能迅速完全取消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這項工作大可能的成功標準，就可說是最符合聯合國的傳統了。世界人權宣言就是一個偉大榜樣，其中所述原則受到廣泛普及的承認與贊助，並發揮聯合國全部的道義權威。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的一個宣言，如果想同樣受舉世的尊重，必須具有同等價值的客觀標準，而且反映同一

的積極態度。這個宣言假如想在聯合國偉大文件中佔有地位，必須一樣的力求公平，不可指責管理國家具有與其已定政策和已有成績相反的動機與用意。

一四．我們毫不懷疑現在這個草案各提案人的用意與這些目的完全相符。努力使所有國家都充分接受並履行憲章的各項義務，同時在合乎情理與可以做到的範圍內加速進展程序，使所有人民能依其認為最適合自己需要之方式臻達獨立，這當然是值得推崇的目標。

一五．在大會關切剛果不幸事件這麼深的一次屆會裏我們必須慎重顧到使一個領土獨立所引起的各項困難與複雜的問題。憲章規定管理國家負有準備屬地人民獨立的義務。所以任何原則的宣告必須避免減輕這種義務的力量，或使人懷疑履行這種義務的必要。

一六．也許就某些情況而言，早就應該開始準備獨立的工作，或者加速進行此項工作——不過在憲章的激勵之下，我們近年來的觀念已有改變。使所有管理國家務必深知自己的責任而且都採取步驟克盡其責任，那是應當的。但是如果把尚待完成的任務就此放棄，則對任何人，尤其對關係領土的人民，斷無好處。

一七．我們聽到今年加入為會員國的各偉大非洲國家的領袖之一稱讚前管理當局為了準備他本國獨立所從事的工作，都很感動。我們應該坦白承認這種準備是有必要的，而且在多數情形中這種工作的速度在不斷增加，其動機固然純正，盡責的態度也非尋常所及。

一八．為了這些理由，我國代表團希望各提案人可以考慮改訂草案中某幾段的文字。有幾處與其暗示不如明說。我們可以了解許多提案人何以對於非洲所餘幾處很大的屬地領土特別注意。不過現在確有需要對於受其他方式殖民統治的各處人民的權利應同樣加以保障，而且非洲以外其他地方較小領土的各種不同需要也斷不可忽略。

一九．關於正文第五段，我們沒有理由不明白承認一個已經公認的原則，那就是在時機到來時，這些較小領土的人民很可能選定一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單獨存在的獨立方式。我們也認為在這段裏可以清楚說明管理國家的責任在於立刻擬就各種辦法使所管領土可以儘早在一種有秩序的情形下達成獨立。

二〇．我們也覺得前文第七段並沒有充分計及高度發展國家以其資源供不論已否獲得獨立的發展較差

國家分享的許多方式。從我已經說明的話，顯然可知我們認為前文第九段如果不涵義指出殖民地主義是種族隔離與歧視的起源措詞，就可更合理想。

二一．我們認為草案全文應該反映一件事即多數管理國家已經完全答應採用允許所管領土人民自由決定其前途的政策事實。既然如此，正文第四段含義是說一切武裝行動的目的必然在於阻止屬地人民的這種自由選擇並阻止其實現，那顯然是錯誤的。在任何國家內依法使用武力並不在禁止之列，這一點當然應該明白說明。舉例來說，昨天〔第九三〇次會議〕緬甸代表說過為了防止犯罪，警察可能要用武力。

二二．最後案文也該明白表示我們不只關切託管與非自治領土人民，而也關切目前還沒有享受實際獨立或充分自由的所有人民。

二三．我之所以提到這幾點應加闡明之處，是因為紐西蘭代表團亟願熱誠贊助一個宣言，祇要其中不但證明聯合國在反對延續任何方式的殖民地主義上採取絕不通融的態度，而且也證實聯合國有能力辨別好壞；譴責罪惡，面對並且盡力設法解決在所有領土與人民都能真正享受自由獨立之前非加以克服不可的各種非常實際的問題。

二四．Mr. MENEMENCIOLU(土耳其)：土耳其代表團認為討論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宣言是大會近年來所從事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我們同意以前各位發言人所說的意見，認為辯論可能闡明某些重要問題，有益於擬成對於世界各國都至關重要的某些基本原則。

二五．現在所討論的項目包括崇高偉大的“自由”，“自決”，“獨立”和“領土完整”等願望。這些都是我國人民極為珍視的高尚理想。土耳其人民在古代和近代史中都已充分證明他們認為這些崇高原則具有何等大的價值。有時我國人民不得不在不利的環境中以重大的犧牲獨力維護這些原則。所以我們與其他許多代表團一樣深知，要以鄭重、客觀而且積極的態度來注意這次辯論。任何企圖如果意欲把這種重要的討論，轉移到與討論所涉高尚原則無關的目標上去，我國代表團不能參與；這當然是無問題的。

二六．我們在這屆大會從事這項討論時，自然首先想到這次集會的一個特殊情形，就是現在會議廳裏有這麼許多新獨立的國家在平等基礎上與我們一起開

會，並且對現在這個非常重要問題的討論提出可貴的貢獻。在自由獨立的途徑上能有這麼迅速的進展，在不久以前還是難以想像的事。單憑這項事實便可證明趨向自由的運動不但不可逆轉，而且始終將是這個世紀的一個主要趨勢。

二七。另一種使人欣慰的趨勢是促成世界一大部分解放運動的這種進化程序深受所有各洲大多數人民普遍的擁護。因此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憑進化程序謀求自由獨立而無須可怕的流血已逐漸成爲通例而不是例外，儘管我們都知道近年來曾有過而且現在也還有與這種趨勢相反的不幸情事存在。

二八。我的本國在以往也嚐受到戰爭、流血和破壞之苦。所以我們知道一個新興國家失去青年的中堅和耗廢資源的滋味。我們也知道自由與獨立的可貴在其他一切之上。但是照我們在以往幾十年中看到的事來說，世界某些部分以往和現在都還是靠進化的程序來實現這些崇高的理想。我們認爲遇有這種和平轉變可以實現的情況時，大家都應該視爲是值得特別歡欣的事。

二九。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從剛才所提過的這兩個重要事實，顯然可知世界許多地方對於所討論問題的最後目的與理想都表同意。所以我國代表團得以聯署提出一個維護自由獨立理想的宣言草案，深感滿意，同時我們也知道在今天這麼一個宣言斷不能解釋爲反對任何人、任何國家或任何國家集團。這個宣言的目的是要把在世界所有人民心目中早已生根的一些基本觀念用有力和劃時代性的文字表達出來。我們確信在將來凡遇自由和獨立遭受威脅時這些理想必然會不斷發揮很有力量的影響。

三〇。這個四十多個國家聯合提出的宣言草案[A/L.323 and Add.1-5]，目的是把自由和獨立推及那些還沒有得到自由獨立的屬地領土。在規定這些領土在那些條件下可以享受解放的果實時，我們想把我們人民所珍視的自由獨立的一切基本先決條件也推及於他們，這是不可避免而且理所當然的事。

三一。因此我們現有的案文中提到自由、自決獨立、領土完整和種族平等這一類的偉大理想。這些都是所有新舊國家應該一體珍貴的崇高理想。

三二。宣言草案內載列的這些原則應有警醒的作用，使所有新獲自由獨立和不久就要獨立的其他國家

時時小心警惕，以便在今後遇有任何危險的時候可以保全自己的自由和獨立。

三三。獲致獨立絕對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起點。現代土耳其的國父 Kemal Ataturk 會不斷宣告這一點。他留給本國子弟並且對世界許多地方也有深刻影響的遺教有雙重目的：第一，不惜任何代價來保全以重大犧牲換來的本國自由、獨立和領土的完整；第二，集中全力加速經濟、社會、文化與政治各方面的發展，不但要以此促使本國吸收現代文明中最前進的觀念爲目的，而且也因爲由久遠的觀點着眼這種發展是唯一真正的保障，能够保全我國人民所最珍視的自由與獨立的果實。

三四。我們偉大的國父 Kemal Ataturk 的這個遺教和他用爲座右銘的“祖國和平，世界和平”這句話，一直都是土耳其政治觀念的穩固基石。

三五。以這些信念爲基礎建立將近四十年的土耳其共和國，一直針對同一方向擬定自己的政策，所以特別樂於與聯合國這許多新會員國合作，在世界各地加強鞏固這些理想。我們想到許多其他國家不久便要獨立，而且來此參加本組織，與我們携手在對於和平及博愛提出可貴的貢獻，更覺得歡欣。

三六。我們作爲宣言草案提案人，並不因此就說這個案文已爲人類的關係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我們祇是想就所有各式殖民地主義事，綜合並具體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理想。因爲這樣，案文的要點在於對英、法、美三國某些政治哲學家早在將近兩世紀以前所發起但在目前已經演進成爲現代顯著普遍趨勢的一個基本運動，加以闡明。

三七。這個宣言草案的各提案人都具有一種積極和實際的目標。我已經說過我們並不認爲這個案文可以解釋爲反對任何人；我們也無意阻礙許多領土裏爲求所有各方面合作在和平與有秩序情況下促成獨立所進行的種種努力。

三八。我國代表團深知在某些情況中爲了必須協調各國人民的利益——他們應該是這些新成立國家的主人翁——而不得不先有各種籌備諮商，以便得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種憲法基礎，用來建立一個穩定和平的國家。某些聯邦制的國家和其他曾經有過同樣問題的國家就是這種情形。今天在座的某些聯合國會員國就是所有關係方面積極努力爲這類問題順利找到解

決辦法的顯著例子。現有代表在此的許多國家和人民在憲法與實際方面所得的這種成就以及它們爲了得到這種圓滿成果而從事的堅決努力，將來在有同樣問題發生之處，一定可成爲一個非常有價值的榜樣。團結一致的氣氛對於新成立的國家的重要性一向都是非常重大的，因爲只有這樣它們纔能集中全力謀求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的進展，這類進展是它們能以真正自由獨立國家的地位存在的唯一保障。

三九．我們現有的宣言草案宣佈一個舊時代的終止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沒有人能對這種主張提出異議。當前的重要事項是我們全體要團結力量趕快無條件地結束這個時代。要維護我們憲章的要素國際和平與諒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加緊資力爲熱誠希望自由獨立的屬地人民實現他們的目標。

四〇．同時，宣言草案也規定了充分和繼續享受自由獨立的若干先決條件。所以宣言草案內列的各項原則對於維護世界各地人民的共同目標和平也是有益的因素。

四一．最後，我要再度說明我國代表團認爲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辯論。我們知道其中主題涉及在目前這個時候意義極爲重大的各種問題。我們一直都知道要對辯論與擬定宣言草案設法提出貢獻，我們與大會內每一個代表團都負有重大責任。我們提出微薄的貢獻是爲自己所堅信的理想盡了力量，同時也是努力和協而不是以爭議來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希望這些討論可以促成協調一致的意見，而且宣言草案內列的各項原則將來公諸於世人時能使人對其所含重大意義不會有絲毫懷疑餘地。

四二．Mr. MEZINCESCU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代表團特別重視取消殖民地制度的討論，這個項目是因蘇聯政府的要求 [A/4501] 列入大會第十五屆會議程的。

四三．不取消殖民地制度而要達到聯合國的基本目的，是不可思議的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以來幾乎可以說是一直沒有停過的殖民地戰爭與鎮壓愛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軍事行動都違反憲章的原則，而且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是一個經常存在的威脅。

四四．在殖民地制度仍舊剝奪了一億以上人民的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時候怎麼談得到“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這是引用憲章第一條第二項的字句——的國際友好關係。

四五．羅馬尼亞代表團首席代表 Mr. Gheorghe Gheorghiu-Dej 在一般辯論中說過：

“...遵守聯合國憲章的各項原則與聯合國會員國所從事的壓迫殖民地的行爲已經不能並立。所以聯合國現在應該要求所有政府嚴格遵守憲章中關於平等關係和毫無例外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的條款，拒絕任何方式的殖民地制度，和任何國家在不利於其他國家之情形下所享有的專有權利或特權。”[第八七三次會議，第四四段。]

四六．只有永久取消殖民地制度而且掃除殖民地主義的一切痕跡，纔能滿足殖民地人民要求自由獨立的合法願望和世界各地的進步輿論，這種輿論的堅決主張便是爽爽快快地取消我們這個行星上對人類的侮辱。

四七．各國對於取消各式殖民地制度和立刻允許殖民地人民獨立的立場如何，就是它們是否忠守聯合國憲章原則的一種考驗。

四八．凡誠意遵守自由原則，與各國人民決定爲國家福利使用本國資源的權利者，斷不會不贊助立刻允許所有殖民地、所有託管領土和其他非自治領土完全獨立，並且也贊助廢止在其他國家領土內租用財產與整個地區的制度。

四九．凡對立刻取消殖民地制度這個具體切實的提案毫無保留表示同意的國家都是站在進步與和平陣線上的。凡表示不同意和設法推諉者則都是站在反動和侵略陣線上的國家。

五〇．這不是施用“心理恐怖”的一種手腕。人類社會發展史的規律已造成了不可能再含混其辭的情勢，不論這種專家覺得使用遁辭如何的巧妙。

五一．爭取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和贊成取消殖民地制度的勢不可擋的輿論，使得殖民國家和它們的代表在這次討論中處於一種不值得羨慕的境地。西方國家處理各種問題的外交政策常不得不竭力掩飾言行不一的情形，但其處境之窘無過現在的這個問題了。

五二．殖民地的控制者要想在“西方的自由”和“自由世界”的名義下直截了當毫無保留地拒絕不准仍在殖民地制度下受奴役的一億以上人民自由與獨立，的確是非常困難的事，不過要想它們對這個問題予以

斷然的正面答覆也是同樣的困難；老虎不能只因捕食的動物難以找到就改吃素菜了事。

五三．就是因為這種原因，我們纔自討論開始以來連續看到某些代表團對於這些問題一律設法避免提出無條件的“是”或“不是”的答覆，和其他代表團如何盡力歌頌壓迫殖民地者的“教化使命”，與“慷慨”和“偉大”的行爲。

五四．因為殖民地統治的垮臺而重獲獨立的各國人民的最有權威的代表們，對於爲奴役和剝削殖民地的行爲申辯者，已經予以語氣譏諷然而不失爲嚴正的答覆。他們在這個講臺上對前殖民統治者所表示的態度並非感謝，而是藐視並譴責壓迫與剝削殖民地的行爲。

五五．我對已說過的一切只有幾句補充的話。我們萬萬不可誤會殖民主義的動機，崩潰的原因和欲免它再以一種新方式出現而必須確立的各種條件。

五六．關於殖民主義者的“慷慨行爲”和“教化使命”，我想非洲——在聯合國這次屆會中，今年不是非洲年嗎？——較世界其他任何部分更適宜於披露殖民主義者“慷慨行爲”和“教化使命”的真正價值。無論我們由那個角度來看，也不論我們適用什麼比較的標準，在國民每人平均收入、工業發展教育、公共衛生和醫藥協助這些方面，非洲都是全世界發展最落後的地方。其所以落後，是因為缺乏天然資源氣候特殊或人民不能發展本國的天然資源嗎？當然不是。非洲佔有資本主義世界大部分的黃金、鑽石、鈾、鉻、輝鎳礦和燐灰土，還有百分之六十的錳，百分之四十八的銅，百分之四十七的鐵礬土，百分之四十的水力發電的資源以及其他等等。最近在撒哈拉發現的石油與天然煤氣又爲非洲打開發展的新局面，而且也證明天然資源蘊藏豐富的程度尚待勘察。此外，非洲的農作物種類很多而且質量豐富，這些農作物雖然不能供給世界民食，至少能以各種鮮菓和飲食品，爲民食增加一點美味。阻礙非洲人爲非洲人民福利開發土地和底土的並不是天然的環境或人民無能。外國壟斷事業掠奪這些資源並且剝削非洲人民，纔是非洲人貧困受苦的原因。

五七．西方壟斷事業就是因為能根據非洲條件雇用世界上最低廉的非洲勞工，纔能夠得到破例的利潤，在三、四年或更短期間就能賺回所有的資本。操縱在紐約一家名爲美國金屬公司手上的羅迪西亞選擇托辣斯組合目前的利潤是它所雇三萬九千名礦工全部工資

的一倍。財產由維多利亞湖及於好望角的英美組合，以 Harry Oppenheimer 爲其經理，它的僅僅去年一年的利潤就等於美國政府認爲非洲經濟發展方案所需款項總額的三倍半。由此可知解決非洲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後果所需要的物資應該到那裏去尋找。

五八．我將引證一九六〇年五月份幸福雜誌內的一篇文章，爲已經其他發言人舉出的實例再補充一點。在提到外伐爾的西深層金礦時，著者爲百萬富翁 Harry Oppenheimer 和這個英美組合申辯說：

“當地礦工自從一九四五年鑽穴開始以來，每天七小時半的工作時間都是在氣鑽機震耳欲聾的吼聲中在這個到處是水的地獄中挖掘新礦的礦井...”

五九．到了一九六四年，他們就可以掘到一萬呎的深英脈了。那時外伐爾的西深層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金礦。照這個礦預料的產量來計算它所產的黃金依現在的市價估計要超過二十二億美元。然而等到礦場正式開工時，英美組合爲在地面下挖掘和在地面上建築鑄金塊的工廠，專爲土著工人居住的宅院——請注意這點——和白種職員的現代住宅，所用的款項大約是八千四百多萬美元。請注意這兩筆款子的差額！真是多麼仁慈，多麼寬厚，多麼慷慨！不論心腸多狠的重利盤剝的人，對於這種“慷慨”所得的報酬都不能不喜出望外。

六〇．正如以前各發言人所說，事實並不是慷慨或教化使命的問題，而是極端掠奪與剝削的問題。

六一．假使殖民國家現在不得不設法改用新方式和新手腕使殖民地的利潤仍能源源不絕的送來，那麼就是殖民地人民要求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力量所逼出來的。殖民主義者迫於情勢不得不認清他們如果執迷不悟非要保持壓迫殖民地的極端方式——阿爾及利亞、肯亞和羅迪西亞的情形就是如此——他們就有失去一切的危險。

六二．美國新殖民主義的理論家 Strausz-Hupé 和 Hazard 在所著殖民主義觀念 (The Idea of Colonialism) 一書中坦白說明這點：“... 西方國家的正當途徑並非撤退或‘出去’，而是去找一些能獲接受的解決辦法以便留下去”<sup>1</sup>——這是指在殖民地裏繼續留下去。

<sup>1</sup> Robert Strausz-Hupé and Harry W. Hazard, 殖民主義觀念 (紐約,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一九五八年), 第四二至四三頁。

六三。我們每次聽到殖民國家說某一個領土不到自治的程度時，就可以不怕被人反駁，說這些國家所沒有解決的正是“承繼”的問題。這一個拖延不准殖民地人民自由獨立的藉口，已經好幾次在這次辯論中有人使用過了。不過那些要靠使用這種口實來把殖民地問題的解決捲入一個惡性循環圈子裏的人，一直避不說明究竟是誰在過去和現在設法阻止殖民地人民準備自治。

六四。殖民國家在從事幾十年——有些地方是幾個世紀——的“教化使命”之後，承認關係人民仍然不到自治的程度，就無異承認不但是殖民主義者的“教化使命”失敗，而且以這種使命為根據提出種種理由也都是假的。

六五。尼亞薩蘭民族解放運動的領袖 Dr. Banda 很正當的指出：以土著人民準備程度為允許獨立的條件，就等於“叫一個打網球的人先到溫伯爾頓參加比賽，然後再學怎樣拿網球拍”。

六六。殖民地人民要想自治，就要有“幹部”，而訓練“幹部”的結實場，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反抗壓迫與剝削的鬪爭。這種鬪爭在殖民地存在之處決不會停止。這種訓練場所已經教出來一些異常優越的政治家，不但證明他們有能力可以領導本國人民，而且還在國際上佔有很高的地位，尼赫魯、蘇卡諾、恩克魯瑪、杜雷、阿柏斯和其他領袖，都是實例。殖民地人民自治所賴的“幹部”，惟有在監獄、集中營和流亡的人裏去尋找。殖民主義者的監獄便是發現偉大民族解放運動領袖的地方，像肯亞的 Kenyatta，盧安達的 Rukeba，領導阿爾及利亞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 Mohammed Ben Bella 和其他領袖，以及剛果的 Lumumba——這是根據最近的消息——等等。

六七。我們無用忽視過去或現在的困難，就顯然可知立刻允許殖民地人民獨立是使各方面“幹部”成熟與得到訓練的最迅速妥善的方法。在這方面，已獲真正獨立各國的榜樣，便是最好的證明。

六八。我國代表團願請大會注意取消一切形式的殖民地統治，這件事的重要性，這包括殖民國家把它們在別國領土內的屬地與租地交還合法的主人。在這方面我們必須首先指出這類的屬地和租地主要都是充軍用途，代表殖民地制度的一種特別危險的形式，非把它絕對取消不可。

六九。屬地與租地的存在不但阻止各國在本國領土全境行使主權，而且總引起在各國領土裏佔有屬地和租地的殖民國家毫不留情干涉它們內政的行為。

七〇。此外，分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在歐洲也有的這些屬地和租地，幾乎完全是作陸、海、空軍基地之用或放射火箭的場所，這種形式的殖民地統治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有一種什麼樣的威脅，實在一望可知。

七一。亞、非兩洲人民最有權威的領袖們已經促請注意在這兩洲保持和建立新的外國軍事基地是何等的危險。他們很正確的在一般辯論中下結論說“只要非、亞兩洲仍有寸土在外國統治之下，世界就不會有和平”。這是特別容易了解的一點，因為包圍全球的軍事基地網是由殖民國家的軍事同盟國控制的；這就說明了仍在殖民地制度下受奴役的許多人民和最近纔重獲獨立的人民內心為什麼這樣焦慮。這些人民充分了解屬於美國和其盟國的軍事基地不僅只要對付社會主義的國家，同時也是為了要維持或強迫別人接受某種形式的殖民地統治。

七二。北大西洋條約組織裏的一些較小殖民國家常常利用美國在它們殖民帝國內各處領土設立的軍事基地，來作一種可恥的交易，換取美國和其他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殖民國家的協助去鎮壓謀求解放的被壓迫人民。各位必然還記得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參加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條件是要在保護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利益這方面得到美國——和聯合國——及北大西洋組織其他殖民國家的支助。它得到了這種支助，比利時殖民主義各界對此非常滿意。

七三。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向美國讀者披露前任部長的一個葡萄牙人在里斯本發表的一篇文章裏“提醒美國領袖葡萄牙允許美國在阿連爾羣島有基地”，所以美國“對於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土”應該表示“了解和一致態度”。

七四。前殖民地的人民一旦得到了自由和政治獨立，立刻就要面對爭取經濟獨立與為本身福利自由主權並發展國內資源的問題。

七五。爭取經濟獨立的鬪爭使政治獨立真有意義並鞏固其基礎，其性質之正當嚴峻，與殖民地人民間謀求解放和民族獨立的運動並無不同。

七六。如果我們記住西方世界的全部財產幾乎都是建築在剝削殖民地人民上面，那麼我們就可以了解

在這次辯論中發言的某些代表爲什麼對殖民國家的代表意圖直接或透過別人叫大會對所討論問題和必須剷除的罪惡之源轉移注意所說的話，何以會表示不耐煩。我國代表團認爲某些代表含沙射影的表示不值得予以答覆，我們只須報以最冷的譏笑。

七七．現在所要求的是請聯合國決議贊成完全永久取消殖民地制度。但是已經得到或我們希望不久便可得到政治獨立的各國人民，今後尚須繼續拼命努力去掃除乘虛滲入他們經濟制度的外國壟斷事實，這種滲透行爲不但是殖民地統治的餘孽，而且對於這些人民設法克服他們由殖民地奴役制度承襲下來的經濟與文化落後情形也是一種可怕的阻礙。

七八．各殖民國家十五年前居然做到不讓“殖民地”“殖民地的”和“殖民地制度”這類字樣在憲章第十一章裏出現，可是阻止不了殖民主義在歷史上的命運幾乎完全結束。它們也不能阻止殖民主義的最後痕跡被人消滅。

七九．聯合國非作一決定不可的取消殖民主義的問題，代表歷史進展過程的一個高潮。不論大會作什麼決定這個高潮是無法再拖延的。但是大會如果能毫不含渾地譴責各種形式的所有殖民地統治不許有任何例外，這個高潮就可以來得更快，而且殖民主義的取消也可以從此完成。

八〇．Mr. TOURE Ismaël(幾內亞)：非洲是殖民主義者最喜歡的一個洲，極大多數的非洲人民直到一九五〇年都是在外國統治下生存。只有三國——阿拉伯共和國的埃及省，賴比瑞亞和衣索比西——享受民族獨立。換句話說十年前非洲大陸的自由人民只有四千五百萬，分散在二百三十萬公里的地區中。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這個八年的時期內，自上次大戰告終以後開始的解放運動使三千七百萬人民和五百二十五萬公里的地方得到解放。由統計學家的看法來說，這已經是很重大的進展，因爲第一次向獨立猛進的運動，照地面來說，解放的領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以上，講人數解放的人民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們大家都知道這種趨勢在一九六〇年急劇增加。再回到我們剛才的統計數字上去，截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由殖民地制度變爲主權國家的人民總計有八千二百萬，面積總額爲七百五十萬方公里。僅在一九六〇年這一年中，已經得到或者就要得到獨立的共有十七個非洲國家，人民總數在八百五十萬以上，面

積也有一千二百萬方公里之大。換句話說，這些數字表示，一年中獨立的人數有百分之百以上的增加，整個的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八一．由此可知一九六〇年是名符其實的“非洲年”。解放運動的進展好比幾何級數。我們根據這種進展本身的邏輯，相信非洲殖民地時代將在一九六一年終了，因爲仍在外國統治下的雖然還有六千萬人民和九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地方，但是這是非洲尚待解放的最後三分之一了。等到這六千萬人民得到民族獨立時，殖民主義的政治方面現象幾乎可以說是已成過去。

八二．然而殖民地制度的終止並不就是這種制度的影響也隨之終止。殖民主義的主要象徵——發展落後——不是一旦一夕就能取消的；這件事需要時間和重大的努力，纔能辦到。而立刻取消所有殖民地制度一事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爲要加速消滅外國統治的遺害。非洲大陸即使在完全擺脫了受人奴役的地位之後，還需要許多年的時間集中精力去發展本身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機構。非洲與亞洲一樣現在已經覺醒，深知必須先擺脫這種已在各方面顯示完全破產的殖民地制度。當然，並沒有人真正維護殖民地制度，不過有些人仍想以殖民地人民需要有訓練纔能獨立爲口實，來展延這種制度的死期。這不是很有力量的理由，同時也沒有顧到殖民地人民的歷史或他們爲了發展自己的前途而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對於那些說獨立需要一個所謂準備時期的人，我們隨時可以提出一個正當的答覆，那就是需要準備一事本身對於殖民主義就是另一有力的罪狀。事實上，殖民主義從來沒有任何要推行教化使命的宗旨，也沒有意思完成訓練殖民地人民行使主權的教育。所以殖民主義如果在末日快到的時候忽然加緊努力去教導殖民地人民如何自治，它就是自己承認失敗，因爲我們務必不要忘了這些地方在開始被人殖民地化的時候，所有人民早就有能力利用本國的制度管理自己的事務，而且這些本國制度有的已發展到相當進步的程度。這些人民向來沒有求助於殖民主義者，而且在其中若干情形中他們文明的程度比他們的征服者還要高些。殖民主義一向只以殖民者的利益爲基礎，這是不容懷疑的。十五世紀時，主要的動力是去找歐洲所需要並且不惜以任何代價要在其他洲找到的香料、芳香藥品、香水、糖、樟腦、鴉片、樹膠等等物品。

八三．後來又在找外國香料之外慢慢添上了尋找黃金。到了十七世紀與國王聯合起來抵抗勢力雄厚的

封建地主的富商就開始在歐洲出現。殖民地探險的時代就在那時開始了。所謂的教化使命，天才或人道主義之類的任何名詞，在此地都用不上。所以把過去的這個時期稱為所謂締造帝國者的時代，完全是離奇之談；這個名詞只是剝削整個民族甚至整個大洲的人的假面具而已。頂頂大名的哥倫布在一四九二年十月十四日寫過：

“這裏一定有許多我不知道的東西在生長，不過我不能因此而改變在各島上尋找黃金的原意。假使我有時間，我就要搜尋全島直到找到國王並發現他究竟有多少金子為止。”

他在自己以為已發現了日本的時候寫：

“等我知道這裏究竟有多少黃金和香料之後，再決定怎樣辦最好。”

八四。尋找黃金很快就替代了尋找香料和其他外國異品。一些龐大的殖民地公司隨殖民地化而成立，爭先恐後地去找財寶。一九五六年一月份的歐羅巴雜誌載有 Pierre Vilar 所寫的“吉阿德時代”一篇文章內稱：

“佔領土地，征服人民和掠奪財寶都不成爲資本主義者所謂的投資的準備。新興的布爾喬亞階級都作得到這些事。大約由一四八〇年至一五五〇年西班牙、的布爾喬亞就是這樣辦的。不過它因爲其對銀貿易所佔的地位，所以先在各港口和市集試驗資本主義，所花費輸入和貸出取利的錢實在不少，但是在生產方面幾乎全無成就。物價與工資猛漲。寄生生活隨之而起，企業則日趨衰落，成爲將來亦貧的預兆。”

八五。因爲有這種威脅，世界便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九〇年間被瓜分了，目的是要更大規模和更有效去剝削被征服的人民和他們的財富。每一個殖民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區和勢力範圍。我們不想多談殖民地主義者所用的各種辦法，不論是和平的或殘暴的，從狡猾的手法到最血腥的壓制措施無所不有，因爲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Montesquieu 在所著 *Esprit des lois* 書中說“這些殖民地的作用在於使母國能有較爲優厚的貿易條件，而與鄰近人民貿易是得不到這種條件的，因爲對他們一切利益都得互惠。我們已經證明，只有母國可以在殖民地裏貿易，這是很有理

由的；因爲殖民區的用意就是要擴展商業，而不是建立一個城市或新的帝國。”

八六。大家都知道具有幾千年文化的偉大中國也未能倖免這種爭取新領土的猛烈運動。在這種熱烈競賽中，“財富”比“文明”更爲重要，所謂“文明”只是一種口實，而各大國之所以提到“教化使命”，想必然是因爲受了良心的責備。

八七。法蘭西殖民地帝國的創業人 Jules Ferry 於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下議院中說：

“所以我們由各方面都能看到由於利益或貪婪而產生的力量對準大家夢想得到和每個人所追求的方向而去：中國，這個太平洋區的寶庫；中國，這個古老和神奇的地方；中國，這個所有計劃和希望的集中點，是有四萬萬到五萬萬消費者的一個大市場，有面積達七十萬方公里以上的蘊藏煤礦的底土，礦藏之富取之不盡，同時又有許多廣大的行省，急急需要工業機械，鐵路和金屬的供應。歐洲競爭者都爭先恐後要到這個黃金國，先把自己的一份劃出，指定自己的勢力範圍和特權區...”

他還接下去說：

“...一切都起因於德意志雖然遲了一步也決定它要成爲一個殖民國家。但是德國出於貪心要彌補時間的損失。它所垂涎的是中國最富有的一個地方，山東，有三千萬人口和非常豐厚的天然財富。德國以兩個德國牧師被殺爲藉口派兵佔領山東，這就是各國分贓開始的信號。帝俄也趕忙加入，延長西伯利亞大鐵路並且租借了它逼近日本退還的遼東半島。英國強租了威海衛，法國爲要保持均勢而佔了在印度支那附近的廣州灣。”

八八。有些人很天真以爲受殖民地主義之害的人民的歷史起於殖民者入境的一日。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在多數情形中這種錯誤是殖民地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後果，這種教育制度的目的在於設法放下一個厚幕把這些人民的過去和歷史完全掩沒，使他們頭腦中產生倚賴的心理。官方的非洲歷史就在這種方法之下把外國征服者一變而爲所謂文明使徒。

八九。反過來，非洲那些反對外國統治，把我們人民的自由尊嚴盛提高到頂點的偉大英雄們，則在關於殖民地的書籍裏被誹謗爲普通的強盜或野心勃勃殘忍之極的惡魔。

九〇。這種有系統的顛倒是非，是非洲大陸的歷史缺少成文資料所助成的。有人居然想叫某些非洲人相信他們的祖先原是金髮碧睛的高魯人，存心欺人之甚，由此可以想見。這是殖民國家為所謂的教化使命找到一種口實的最好方法。他們必須表白一下在殖民地主義者前往征服時，非洲全是不能自治的野蠻部落。不過照真實的非洲歷史來說，幾個很大而且組織很完善的帝國，如十四世紀的馬利帝國已經有了很高的文明與文化程度，同一時期的歐洲祇有望而生妬。地理學家 Ibn Batuta 奉費士君主之命於一三五二年前往馬利時，他所看到的是一個富足和快樂的國家。事實上，在 Mansa Suleiman 統治期間，馬利帝國的版圖包括差不多現在的全部西非洲。何況 Mansa Suleiman 的統治在馬利帝國的歷史上並不算是最輝煌的一頁。不過照 Ibn Batuta 敘述旅行的記載，Mansa Suleiman 由一三三六至一三五九年是馬利君主，他曾竭力提倡教育和文化。他的左右有許多精通法律的人，而且他也與北面的各國君主維持外交關係。他與被稱為朝聖之王的同胞兄弟 Mansa Mousa 一樣，在一三五一年也到過麥加去朝聖。他回來後就建築了非常著名的 Camanbolon 茅舍，把他帶回來的聖籍都存放在裏面。就我們對馬利帝國所知的各種事實來看，顯然可見當時有個國家的組織，非但性質民主力量強壯，而且還擁有文化，與現在關於非洲的書籍中那種一羣可怕的黑人繞着柴火跳古怪的土舞的插圖毫無相似之處。

九一。在西班牙與非洲地理誌這本書中另一位阿拉伯著者說蘇丹在十一世紀時就已有一種很穩定的文化。在迦納王國已經到達極盛時代的時候，歐洲還盛行無知和迷信各佔一半混成的鍊金術呢！

九二。馬利帝國在十四世紀一三〇七至一三三二年著名的君主 Kankan Moussa 統治時達到極盛時代。阿拉伯著作家對於 Kankan Moussa 無不推崇備至，他是個虔誠的皇帝，為首都的兒童設強迫學習可蘭經的學校。他在一三二四年前往麥加朝聖，這件事的重要性和規模之宏大都是史無前例的。根據 Ibn Khaldun 的記載，隨從 El Hajj Mansa Moussa 皇帝去朝聖的不止八萬人。據唱詩的史話看，隨從皇帝前往的重要人物的姓名都已記載。下面就是其中的幾個：Tungku Magnuma, Tungku Manian, 兩名聖徒 Kan Touré 和 Kan Cissé, Sirimanban, Dalamina Mamadou Kouyaté Tarikh el-Fettach 也記載 Mansa Moussa 的皇后曾在沙漠中沐浴。那次朝聖還有一

樣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所謂蘇丹式建築可以推斷大約起始於一三二五年。非洲現在還有這類的建築，尤其是在現在的馬利共和國裏，這類建築起於 Kankan Moussa 帶回來的一個格萊納達人 Ibrahim Es-Sahili。

九三。Ibn Khaldun 說：

“Merinide Abou Hasein 王與馬利皇帝維持友好關係，經由他們的首相交換禮物。北非國王還把國內最精緻的產物選擇出來，託 Makils 的國王 Ali Ibn Ghanem 親自把這種最名貴的禮物送給黑人的國王。”

九四。為了說明 Kankan Moussa 軍隊的實力，我們可以指出根據 Al Omari 的話，他有十萬步兵和一萬騎兵。在伊斯蘭教的影響之下，馬利看到 Timbuktu, Kjené, Gao, Oualata 和 Niani 等偉大文化中心一天天發揚光大。馬利的幾個首領在北非的城市裏求深造，其中最著名的是 Timbuktu 的一位法學家 Kateb Moussa，他在費士就學。就是北非人也都不覺得到奈及爾河畔的大學去讀書就有失身份。Tarikh es-Soudan 載有下列一事：

“隨着 Mansa Moussa 由漢志來的 Abderhaman et-Temini 在 Timbuktu 發現所來往的無一不是優秀的法學家。他回到費士去完成學業然後回來與 Timbuktu 的學者們分庭抗禮。”

九五。蘇丹與地中海國家間的貿易似乎也是在 Kankan Moussa 統治的時候達到全盛時期的，這得力於當時的和平；貿易的主要商品是黃金和鹽。近來由於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可以推斷十四世紀非洲這個偉大帝國的制度。馬利宮庭的生活有隆重的禮儀。君主住在深宮裏。據 Ibn Batuta 說，他有兩種召見的方式：一種是在營造師 Es-Saheli 所建築的著名圓屋頂下召見，另一種是在專為皇帝使用的露天高壇或“bembé”上召見。在圓屋頂下召見時，皇帝聽取控訴和冤情，以及各省省長或“Farma”與軍事首長或“Fari”的報告。在召見的時皇帝身邊總有侍從“Kanfarin”侍立。不過在露天召見時，皇帝總是坐着的。Ibn Batuta 說高壇上蓋有絲綢並且有很多墊子；在高壇的上面有像絲製屋頂一樣的一把傘，上面站着和鷹一樣大的一隻金鳥。皇帝就在這裏接見外國使節，有時也檢閱儀仗隊。

九六。組成政府的主要人物是高級的貴族，法學家和其他官員。五個重要的職位多半都由皇帝的近親擔任。“Babili Farma”是農業部長；“Wanei Farma”是土地部長；“Sao Farma”主管森林；“Khalissi Farma”是財政部長。最後，“Hari Farma”是水利部長，管理漁業和奈及爾河的航政。

九七。從這個簡短的摘要，可以看出馬利大帝國的經過，它最初是個很小的王國，先後是迦納和 Soso 的屬地，一二三〇年隨着 Sunjata Keita 進入它的極盛時代，而且後來還擴張到奈及爾河的東岸去。中世紀的黑人非洲顯然在殖民主義者深入的幾世紀以前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與文化。

九八。由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馬利帝國衰落下去以後，Gao 的 Songhoi 帝國應運而起，得到輝煌的成就，到了一四九二至一五二七年 Askia Mohamed 統治時臻於全盛。Askia Mohamed 樹立了市區的制度；他也到過麥加去朝聖。他這次重要的旅行率有騎兵五百名，步兵一千名，並由前帝 Sonni Ali Ber 的國庫裏拿了三十萬金元帶去。他還建立了由少數專業軍人所組成的精銳警備隊，有充足的配備和優良的訓練。Askia Mohamed 是個偉大的軍事領袖，也是蘇丹歷史上的一個開明的行政與組織專家，因此在非洲的君主之中佔特殊地位。

九九。這些在尼羅、奈及爾和剛果河沿岸發祥與發展的各種文化，忽然遇到了全靠武力和欺騙致勝的殖民主義。離我們這個時代較近的一些真正英雄，如 El Hajj Umar, Samory, Behanzin 和其他人物都絕對不受征服，與一切外國統治鬭爭到底。一八九五年 Ouagadougou 的 Moro Naba 對奉派前來與他締結條約的 Destenaves 上尉說了下列這番著名的話：

“我認爲我們的國家現在這樣就很好。我不需要他們”——這當然是指征服者而言。“我知道我需要什麼，也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有我們自己的商人，所以我沒有下命令砍你的頭，你已經算是很幸運了。你走吧，永遠不要再回來。”

一〇〇。今天全非洲的人民又異口同聲呼籲立刻取消殖民地制度。我國代表團是四十二個亞、非國家所提決議草案 A/L.323 and Add.1-5 提案者之一，要向蘇聯代表團致賀，因爲我們能在全體會議裏舉行這次辯論，多虧了蘇聯的主動。假使蘇聯代表團所提出

的宣言[A/4502 and Corr.1]提付表決，我國代表團將予以全力贊助。

一〇一。另一方面，我們不能支助宏都拉斯的決議草案 [A/L.324]，因爲草案對於立刻解放殖民地人民的這個基本問題沒有予以正當答覆。

一〇二。法律與道義，以及非洲各國人民與其他國家間友好關係的發展，都要求對這個問題提出一種答覆，毫不規避毫不遲疑給予殖民地人民理應享有的正義、尊嚴與平等。我們所要求的不是孤立，因爲非洲一向沒有孤立過，只有殖民地時代除外。那時，每一個領土都是孤立的，同時社會裏的每一個階層也是孤立的，並且還互相對立。

一〇三。殖民國家的各個統治區，即使彼此接境或互相穿過，也仍是孤立的。說得更具體些康納克利離巴黎比離自由鎮、門羅維亞或突尼斯反要近些。想由達卡到阿克拉去，先要到巴黎去繞行。由西非任何地方去伯拉薩府，最短的途徑還要經過倫敦或巴黎。這種隔離的情形實在是荒謬，非洲人民不能再忍受了。我們要在非洲各國間和人民之間建立健全有益的關係。同時也在非洲大陸與其他大陸間建立這種關係。要想作到這點，就非先打破殖民主義的年久羈絆不可，爲了前途着想，唯一可以採取的積極步驟就是立刻剷除歷史所譴責的這種荒謬無稽的情形。

一〇四。非洲伸出友誼之手，不過也堅決要求打破外國統治的最後桎梏。我們過去雖然是受盡苦處，可是我們並不記恨在心。我們只希望翻過以往這頁歷史，去面對將來。我們現在要求取消殖民地制度，相信這不但是以自由給予非洲和其他殖民地的人民，而且也讓各母國人民重獲自由，因爲統治與剝削殖民地都是以他們的名義來推行的。在殖民地裏的不義、殘忍和掠奪等等行爲向總是危及母國自己的自由，至於道德則當然更不用說。

一〇五。我國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出乎意料地畢了業，在全無準備之情形下，立刻由殖民地的地位變成一個主權國家。在幾內亞，獨立這兩個字直到戴高樂將軍決定舉行有歷史意義的複決的前幾個星期，纔成爲一個政治口號。成立未久的幾內亞共和國的領袖們當然得應付許多重要的問題。我們也應當強調指出，我們獲致獨立是完全和平的，儘管殖民國家有種種挑釁行爲，我們仍舊能在不流一滴血，不開一次鎗和全國上下一致團結之情形下獲致了獨立。

一〇六。當時預言我們國內必然混亂不堪的那些人，現在看到了幾內亞當局如何沉着地接收了前由法國官員——中央與區域行政官、法官、陸軍軍官、工程師與技術員以及其他人員——管理的一切業務。法國政府雖然故意儘速撤退一切人員，這些部門的業務都沒有中斷過。

一〇七。所以在宣佈仍在外國統治之下的所有領土一概獨立時，我們深信它們一定會找到深知自己能力與責任的本國人員，來承負我們這些發展落後國家在非洲面對的重大任務。我們並不拒絕技術協助，不過協助的精神必須以一種與殖民主義精神完全不同的一種新動機為出發點纔行。

一〇八。我們知道達成獨立並不能解決發展落後的問題，但是無論怎樣說保持一種違反時代的制度總是沒有理由的。獨立是不可少的，必要的，不過它本身絕對不是一個目標。政治獨立如果沒有經濟獨立來加以充實和保障，就不能成爲一個最後目的。

一〇九。反過來說，要想在不獨立的環境中確保經濟發展，也是毫無用處的。在以前爲殖民地領土能够充分完全地行使主權以前，無論心理條件或促成適當經濟政策的物質工具都不可能存在。

一一〇。殖民地化的人民不但在外國統治期間內無力去發展，而且對於所有人民維持與加強和平的努力，也不能有效參加。被人剝奪了自由而且也不能靠本身的自由制度直接表達意見的一個人民，對於努力建立一個平等與和平的世界，沒有方法提出任何貢獻。

一一一。因此立刻宣佈普遍的宣言允許仍爲屬地的人民獨立，可以加強致力於和平的許多人民與國家。

一一二。對非洲來說，獨立的問題雖然仍極爲迫切，但是較諸另一個更爲困難的問題已經略退一步：怎樣抵抗新殖民主義的問題。非洲各國將如何一面加強團結一面去鞏固自己的獨立呢？

一一三。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成爲比政治獨立更爲重要的一個問題了。也許殖民主義者會發現既然決心要保全自己的經濟利益與特權，就必須改換殖民主義的方式，纔能繼續存在。所以這些新國家——一方面亟欲維持國家的統一，另一方面又缺乏力量來應付由於人口迅速增加所形成的許多問題——實際上所

採取的立場，可以決定將來究竟是在一種新的方式下受人統治或者享有一個繁榮穩定的前途。

一一四。獨立有受人控制的危險已是事實，不過延不解放仍受殖民地管理的領土並不是避免這種新禍害的方法。顯然只有一致行動可以使各新興國家不致爲了滿足眼前物質需要的誘惑而送掉一部分的主權。如說屬於發展落後一類的任何國家，不論大小，會犧牲別國去謀求進展並解決本身的問題，那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非洲會飽嗜販賣奴隸與殖民行爲的滋味，所以假的獨立對它將真正成爲一個大害，空前的災禍。

一一五。曾爲殖民地的各領土如果分裂不和，最後只能使它們以前的統治者受益。發展落後國家要想進展，固然少不了協助與合作，但是要想彌補它們與發展前進各國之間的距離，只能靠在所有國家民族獨立的總範圍內誠意合作，以改變發展落後國的經濟結構爲目的，來完成工業化的任務。

一一六。各新興國家所作貢獻的素質與世界和平問題有直接關係，這一點並不靠它們的政府，而要看人民享受自由的程度和他們能有多少機會致力於一般福利。

一一七。前殖民地領土的前途，已經不能與其近鄰的前途分開單獨看待了。所以要想促成一個只以幾個前進與工業化國家爲限的均衡世界，也是同樣不可能的。從此以後，人類非靠全體一致去保護不可分割的和平與全世界的幸福不可。我們因此也可以說解放殖民地人民的問題與事關重大的普遍徹底裁軍問題有直接關係。

一一八。我願以 Sékou Touré 總統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所說過的幾句話來結束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這次所發表的意見：

“今日這次大會的良知所要選擇的是積極的世界建設或世界分裂，是全體一致的團結或統治與剝削，是解放人們或保持社會奴役制度...”。

一一九。我們對於這次辯論的結果具有信心，所以與 Sékou Touré 總統一樣相信這次的屆會將成爲歷史上全人類進展的一個果斷的新紀元的開端，並且將爲以真誠合作，人類團結，正義與普遍和平爲基礎的一個世界放下穩固的基石。

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